

永樂大典

卷二萬四百二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二質

稷 五獲篇三

帝曰臣作朕朕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  
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書傳會選蔡氏傳此言臣所  
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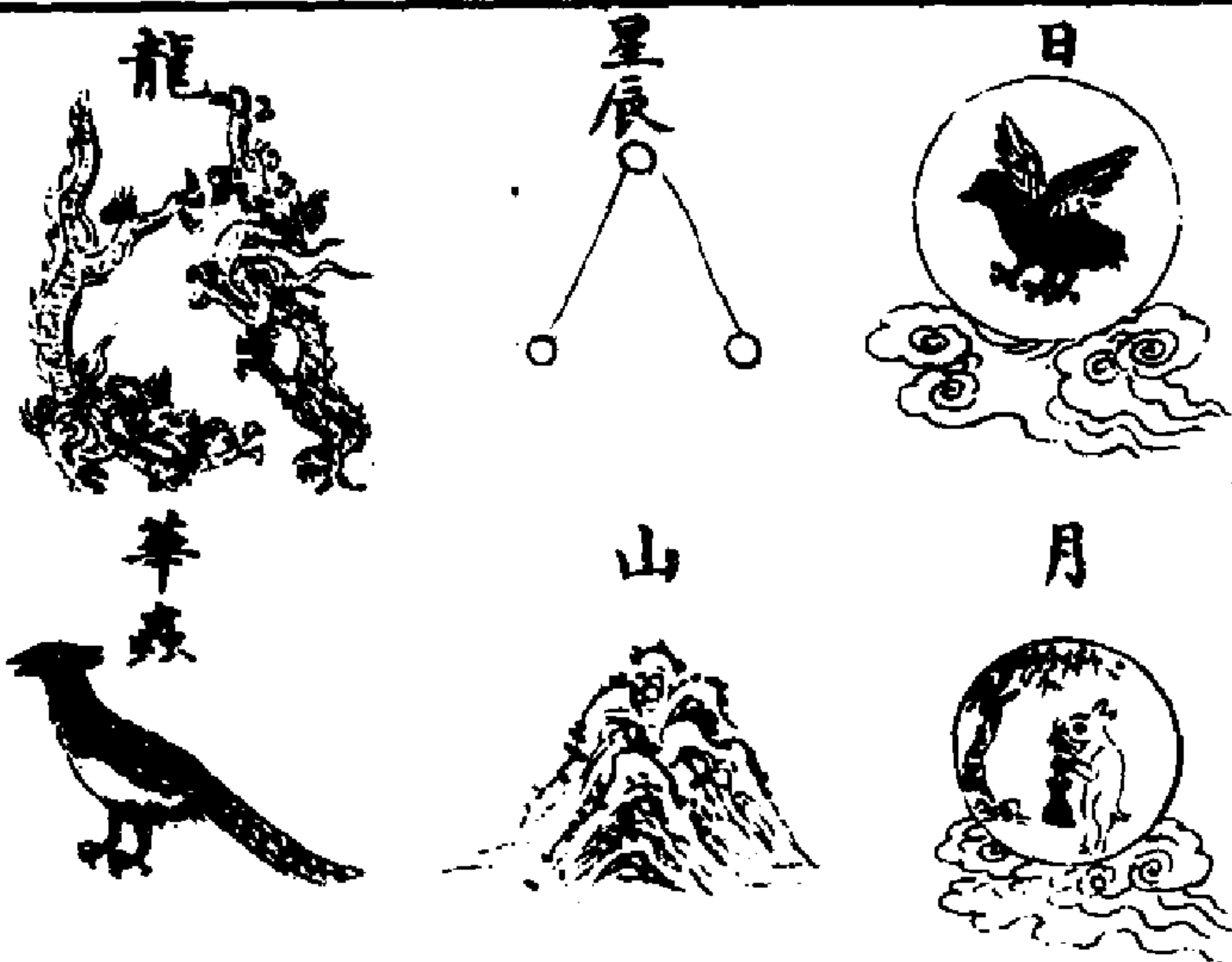
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朕朕耳目以為用也下文其為明聽即作朕朕耳  
目之義在君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  
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則上承下蒙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  
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堆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堆取其孝也藻  
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  
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齒絺也絺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  
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  
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  
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繡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  
襟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  
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  
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宗彝九章以龍為首鸞冕七章  
以華蟲為首鸞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  
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  
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  
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通於五

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  
 察政治之得失者也部享友音釋經左右上子質反下反故反說文  
 云俗作伍佑與左右手之音異觀如字類音前綴音希與音通後  
 凡又出如字又尺類反傳會繪古字通馬部本作繪宗彝虎雉象上  
 華也威野屯曰鼻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畫虎雉於彝故以宗  
 彝為宗彝也雉音水反又以辟余故二反商非豎雖似獬豸而大黃  
 黑色尾長數尺似獬豸末有歧鼻露向上而即自懸於樹以尾卷鼻  
 或以兩指取其孝謂宗廟於器也周禮司尊彝疏云神格用虎彝雉  
 彝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威猛雉取其有智新安羅端良曰風雲雷  
 雨亦大義也而有難於取象者故借四物未見之獸以虎象以龍象  
 以雉象以犀也斷部玩反背音保商几反說文云茂嶽所效衣從  
 周書有長刺文也故音秋雖也衣六章說見會通并五義差按字  
 義音音初宜反今相承音初加反畫  
 胡卦天驚華列反赤雉也冠充萬反

虞書二十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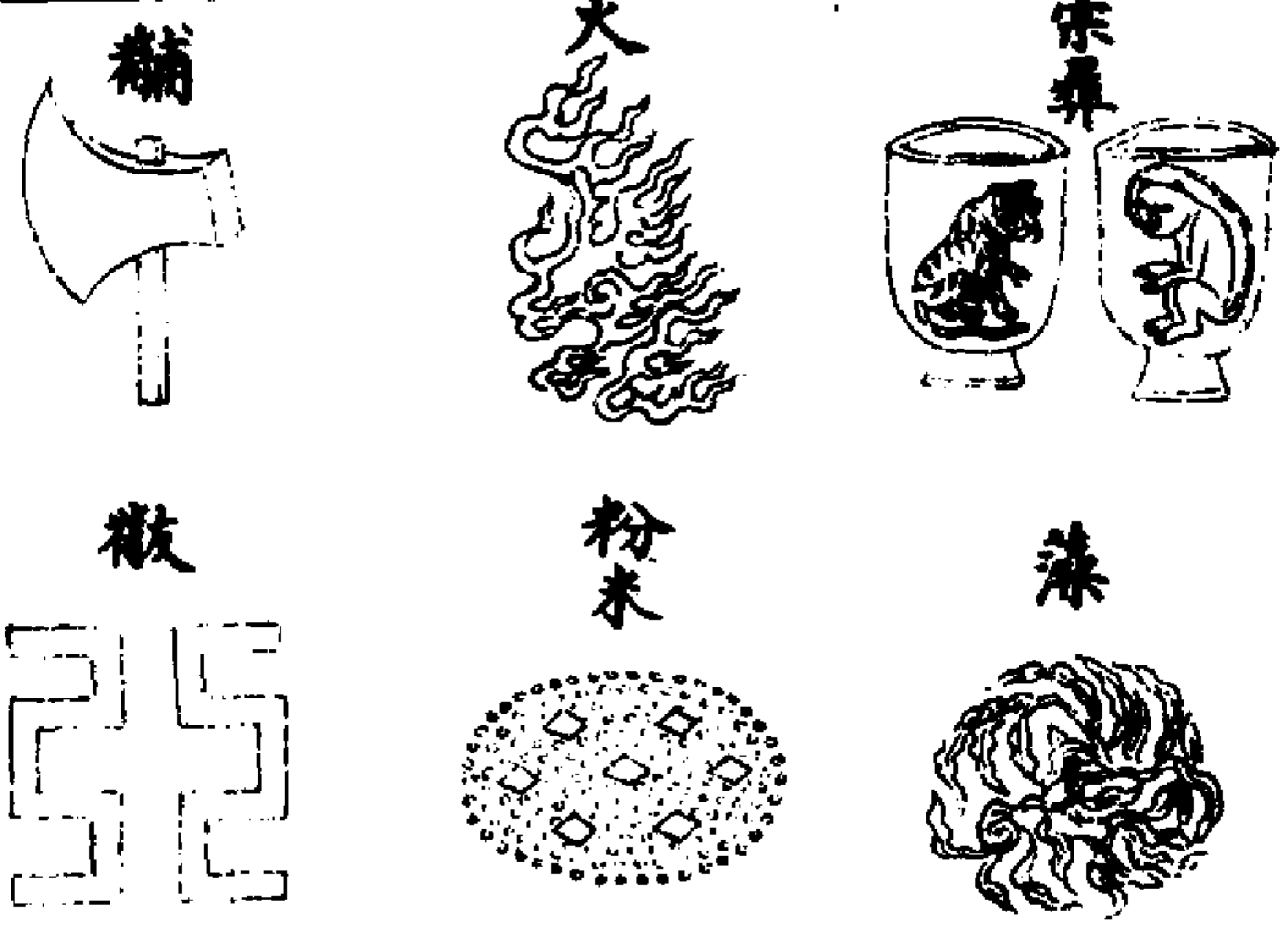
二

經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  
 彰施于五色作服案  
 諸家說日月星辰象  
 其明龍象其變化華  
 蟲象其文宗彝宗廟  
 虎雉之彝也象其孝  
 藻水草也象其潔粉  
 米為末而粉也象其  
 養人山貴靜也取其  
 性而不取其勢火以

五聲八音圖



章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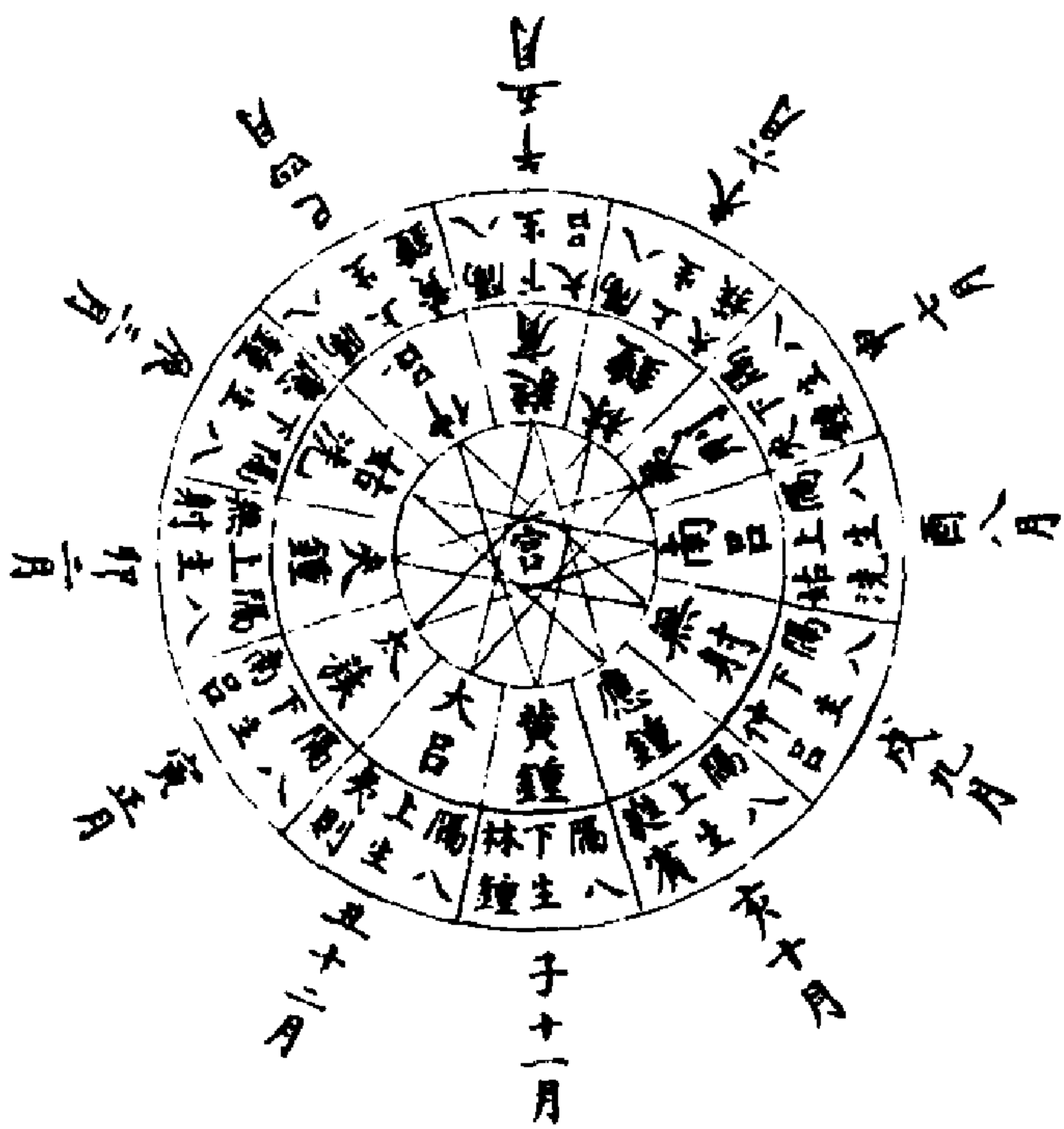


圓也取其神而不取其銳白與黑謂之黼為斧形而取其善斷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而取其能辨以是十二章繪繡於衣裳之上崔靈思云畫體虛浮義取於陽繡體沉重理法於陰是也備十二者以則天數至于周世乃登三辰於旗而服止九章與弁異也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三

六律呂圖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三十一

四

陳師凱旁通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其為在股肱明聽在耳目宗彝虎雉取其孝也周禮云雉仰鼻而長尾郭璞云說見音釋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雉音謀廣韻音余故以季二及周禮注疏云宗彝者儀周之彝彝讀如公用射隼之雉釋文又音以水及周禮注疏云宗彝者儀周之彝彝有虎彝雉彝。自於前代則虞大有虎彝雉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非彝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重於宗彝則曰宗彝雉為宗彝其實虎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威儀雉取其有智以其兩則以足為彝是其智也燕雀禮疏謂虎雉取其威儀與智而恭傳云取其孝者蓋以虎彝雉彝為四時享保之器不與諸彝同孝思之所在也龍若斧形取其斷也言龍云孝工完也龍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言龍云刺鱗毛正及鱗鄭氏謂為鱗鱗之缺以為鱗也釋文謂初秋及此儀周禮注釋文云有張里及疏云鄭君謂本為商周故也謂其鱗為鱗也缺音缺謂會云從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言繪繡於衣裳其序如此衣六章日月在上華蟲在下裳六章宗彝在下龍鳳在上繪於衣繡於裳皆雖施五采以為五色也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

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備上以黃其  
儀方天時變火以圖音環山以章水以龍為獸地雖曰時五色之位以章  
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悉功注云玄黃相次以上六色績以為衣五采  
備以上績以為裳火以圖者形如半環山以章澤也在水水以龍在水馬  
獸地華蟲也蟲之毛績有文采者在衣龍土畫山無畫律實龍無畫水衣  
在上陽主輕浮故畫之裳下陰主沉重故刺之也又案周制也春官司服  
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即古云說見止義周禮疏云若孔君云圖黃虞  
時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與周制斯意虞時無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若虞時  
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周  
禮疏云即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  
山為章首何得猶名乘龍乎又如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在也若不登火  
於宗彝上則在是六章之首不得以在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也  
衮冕九章以龍為首畫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於衣刺藻米繡黻四者於  
裳五者先王則衮冕公之服自東冕而下如上之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  
首當必列及即華蟲華蟲即雖畫華蟲火宗彝三者於衣刺藻米繡黻四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八百

五

者於裳五者先王車射則鷩冕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鷩冕五  
章以虎雉為首在虎雉之毛也首虎雉二獸於華蟲之服也其衣三章畫  
宗彝與藻刺粉米其裳二章刺繡黻凡五也疏云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  
衣亦刺之土祀四望山川則在冕子男之服自虎冕而下如侯伯之服鷩  
按此下再有華冕三章玄冕一章藻繡米繡不備疎也今其如左華冕三  
章者古止帝制也則七亦及刺粉米於衣刺繡黻於裳凡三也土祭位授  
五祀則亦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玄冕一章永無文裳刺黻  
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無文玄色而已  
也五祭鮮小祀則玄冕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按揚信齊祭  
禮經傳通解云林之奇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繡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  
彰天子之威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後服其服者當須有成德焉繪以三  
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  
特備以諱日繡日之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  
說者謂周書三辰於旂冕服唯九章鳴呼何託之異也自先齊至于三  
代文物日以成名承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天子於四代禮樂神曰服周之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見其文之備焉年之有辨也何得至於周及去三辰之辨文乃不足乎  
 且不遍據古氏三辰辨之文左氏謂據有三辰何嘗謂未無三辰辨宜  
 有上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歸於水則人特歸於族有何意乎况又謂上  
 公是服九章而土服亦九辨何所別則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  
 即特指四章之日上彼象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許氏曰謂有日月星辰  
 之音此音禮也夫彼象以象天則固然也何嘗之及云豈有周制止九  
 章音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揚氏云周制八象之上有益衣衣衣之上有  
 十二章即說周止九章非是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黃  
 鐘大族姑洗與蕤賓夾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六呂  
 又名六周按周禮大司樂注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  
 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  
 攝營應鐘寅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二月建焉而  
 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應蕤賓之氣也五月建  
 焉而辰在鶉首林鐘辰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夾則中之氣也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仲呂己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成之氣  
 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大呂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畢應蕤建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六

者謂平綱所指也辰者謂日月所會也建與辰各自為合而陽律統陰呂  
 之家亦可見矣子與丑合黃鐘統大呂也寅與卯合太族統應鐘也戌與  
 卯合無射統夾鐘也辰與酉合姑洗統南呂也申與巳合夾則統仲呂也  
 子與未合蕤賓統林鐘也又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以類附于下周禮注  
 去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上生太族之九二太族下生南呂  
 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上生蕤賓之  
 九四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夾則之九五夾則上生天鐘之六  
 五夾鐘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大妻其位者  
 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氏疏云周禮謂若黃鐘之物九下生  
 林鐘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其位象子母謂若林  
 鐘上生太族之九二二於第一為其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  
 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  
 而呂生子也黃鐘為大統律長九寸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太族為人統  
 律長八寸林鐘位在木得為地統者以木衡且故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  
 而後八音得以依振則禮云大司樂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指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悉謂有律而後有

降者如黃鐘既五十二律然後律呂旋相為宮徵商角五聲五聲既具  
 然復八音有所依歸而或樂如黃鐘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即八十一律為  
 宮七十二律為商之類是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降者之道與政通。夫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  
 物。五者不亂則無治澤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殤。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  
 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斷衝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怨。訟上  
 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主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  
 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  
 審樂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五言者。詩歌之暢於  
 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蘇氏云。見言釋題。陳氏  
 曰。納。又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史公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  
 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州之舞人。用之邦國。與時而興之。是也。虎雖下音  
 疎。又以手切音。絃上張。且切下音。註。晦菴書說。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  
 先生曰。公點得是。前人點作作會。宗彘不是。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七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先生云。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  
 七始如七均之類。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先生云。君臣民  
 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  
 聲。若商放緩。便似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平。  
 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  
 通。問。以出納。五言。林氏以為官商角徵羽之言。古注以為仁義禮智信  
 之言。未可知。當孰從。先生曰。未詳。當闕。自漢以明之。以下皆然。答。潘子善。揚  
 龜山語錄。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  
 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馮敷文。鄭氏書說。作服。汝服。日月星辰之  
 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文明。彝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  
 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行  
 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千戚。羽旄之進。反如金石。  
 線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惰。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  
 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  
 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蓋蓋尊彝。祝嘏。筮筮之類。物有其飾。飾有其義。  
 不苟然也。况垂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宜獨致飾。寓數之為哉。服是服者。



必全其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暢然而三省焉此亦  
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謬為  
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察容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  
有所急乎吁哉之辭哉或之辭更唱互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  
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於塞過進德之地乎此弁有汝明之戒望於作  
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稱之也公卿  
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  
不備乎絮齋袁爽書鈔朕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為之古人何為  
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朕朕耳目皆臣下為之秦漢以  
後朕朕耳目皆人主自為臣下為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為是謂侵臣  
之職觀立政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惟有司之牧夫庶  
獄庶謹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  
宗之燕行將相事又如冕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官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  
自為朕朕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朕耳目一句是大頭項事  
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朕  
宣力四方此作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

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  
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衆有為不善有夫其性者常常左右輔翼之禮樂  
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為然  
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劫持天下未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  
幾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遠乎其甚遠也故勲曰勞  
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即所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  
却是經理民間事但知左右有民而不知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以助其  
為善又與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嘗可偏廢也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  
真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興者興之興害有未除者興之除勤勞不懈罔敢  
苟安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絕少只如為一方守臣誰是宣力為民  
問理會事者急情偷安苟度歲月幸其既滿而去耳間有稍欲自見者則  
又指以為生事為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真箇是至誠至懇竭力  
從事于欲觀古人之養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編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不專  
做作服說故華蟲絕句而作會宗彝又為一句古之制度雖為難攷然以

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弁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幾弁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為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為句謂自日月而下為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為六章繡之於裳總為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旌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鸞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却只專施之於服繡者在夏則會于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夏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間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復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如古者絺繡之義也既曰五采復曰五色五采未成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須看如何說作朕之朕處如何說作朕之朕處又如何說為耳為目處能如此者便知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為朕之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事視之雖甚緩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如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潔而明如此見粉米

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已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眉睫之間其心為何如哉古者黼黻有銘几杖有成無頃刻夫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却無意義宣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鬚皆具雖而不迫蓋勢勢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真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却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間如果地即是粉米黼于兩已相背即是黼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滿大臣當為我明之致察於其中使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謂我明我見成觀馬使人主自明則夫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為五聲自五聲而為八音在者察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惟樂不可以為偽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有道之世和氣充塞故其樂以和世衰道微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知一身語言必關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乎天地間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逆氣成象而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淫樂與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且如今鼓吹之類皆是胡樂豈先王之正音胡樂入中國使可見中國之微莫秋之強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須是將義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即亂也亂何從而生乎此心之忽故也何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即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間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既可以察治忽亦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故以律而出納之自中而出於外謂之出自外而入于中謂之納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為一矣蓋律為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却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奔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為我聽之奔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為聞廣人主之聰明耳奔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緩而不切者奔乃以為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拙齋林之奇全解為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法焉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中言資夫臣鄰之美也蓋人君當資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十

群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在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于欲左右有民汝翼于欲宣力四方汝為古作股肱于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足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為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群臣之助也于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于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勉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為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朕一句為朕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觀視也于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入法兼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先奔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是知上承下業之制制自黃帝先奔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

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堆也宗尊虎堆也粉米  
 白米也絳讀為青缺也畫以為繪缺以為繡畫與缺皆有六日也月也星  
 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尊也藻也火也  
 粉米也繡也黼也此六章者缺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  
 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九章初一  
 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  
 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於裳此周之九章也  
 宗尊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宗為首龍首卷然故以宗為首龍首卷然  
 即鷩雉也鷩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是亂毛故以鷩為首此成  
 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  
 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于欲觀古人之衣而以五采彰  
 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于欲觀古人之衣而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  
 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絳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  
 古未聞有以為裳履孔氏云者月則染絳為練而繡之以為祭服豈者月  
 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去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百二十八

十一

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米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繡帛蓋繪以  
 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大小尊卑之差等  
 也按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  
 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無下下不得僭上以周  
 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  
 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于士宗廟官室車  
 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兼其一以包其餘若  
 仲叔子矣有功于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繫纆以朝許之仲尼謂之  
 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  
 以守器器以成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  
 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身使為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  
 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春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  
 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  
 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尊藻火  
 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

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來世無人識道真乃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貴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貴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揚龜山力辨其非揚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森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水地產也黼黻人為也故絳纁在下此則派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嘗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卿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者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群臣出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六

士

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詩歌以察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中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宮商角徵羽之言柯山夏俱詳解帝曰且作朕股肱耳目且汝為焉焉既然舜且隣之責故帝於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隣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為待臣以有為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為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且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為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協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時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於臣哉舊說皆謂汝翼為人君欲左右有民臣則輔君以為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為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為也君不能自為汝且當為之觀古人之象君所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且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且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余謂此云左右有民蓋

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為汝且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於天下以身居九重將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為也汝當代我為之也舊謂左右有民是作朕宣力四方是作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於人是左右有民為作朕可知矣左右有民既足作朕則宣力四方為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穎謂汝翼汝為中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下文以汝聽為耳汝明為目亦甚確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蓋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於物古人為之已有成法舜今觀之以所象作為威服故為不可不為舜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昭著宗彝宗廟彝尊也取其孝享六彝有虎彝雉彝則此宗彝蓋為虎雉之狀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綉為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圓則此火乃繡其形圓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為火字則孔說足也粉米米之白者也

取其潔白能養人繡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繡孫奕云繡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為兩己相背謂刺繡為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為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天抵當以鄭氏為證其說讀會為繡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緯為繡廣己反繡絺也絺特米反謂絺之入納也十二章之服說見上卷并杜泰全詳上既言作會為衣絺繡為裳下又言以五米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繡米有繡米然後繪畫絺繡其所象之物於上故此必言以五米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米色於繡米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刺繡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於天子大夫則又降於諸侯士又降於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等差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此又舜命為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通於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於君君民之間相去遠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於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於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於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運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於上乃播之於樂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間之者皆洞曉上意故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於下亦播之於樂亦使其言亦合於五音君聞之足以為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而運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黃彝卿尚書精義戴氏曰甚哉舜為君臣相為戒教而成無為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為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朕朕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天下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作會宗彞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作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 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八

十四

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彞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飾以為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形政燦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彞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速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淨物至於黼則所以為斷也黻則所以為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章公自衮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雉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雉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衰之制於周為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繪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彞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黻也謂絺判以為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皋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 臨川曰問曰宗彞所以象孝也象者莫

取於虎雉文公曰虎義也雉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  
 故取於虎雉林八曰見北齊全解陳經詳解此章深見帝舜得為君之道  
 君且之際相須如一體且作朕朕耳目則君為元首可知元首無為而  
 朕朕耳目則有為者也後世之君至於有壽居決事者兼行將相者以人  
 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哉此皆不知為  
 君之體下文翼為明聽者皆朕朕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  
 之使歸於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於四方為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  
 汝以有為觀者視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  
 皆取象也黃帝堯舜禹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  
 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會之於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  
 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絺繡之於裳絺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取  
 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以象人君德  
 之見於已者故會之於衣而在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  
 米即白米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己相背取其能辨所以象  
 君德之見於用者故繡之裳而在下十二章之服所以有取於此數者蓋  
 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焉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

水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二十八

十五

其變其文其孝其潔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於此數者則君道備矣使  
 其於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當內觀諸己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  
 取象之意也予欲觀古人制作之象於天下以五采彰明施之於五色以  
 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  
 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衣而下士  
 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燕下下不得備上是也明其君德之有得失則  
 合於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美不合於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  
 當正教其過此汝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於祈而以九章作服其禮制  
 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連諫納部鼎有及於三辰大龍黼黻  
 以謂君人者昭德塞違以昭照百官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誠知聖人  
 作服之本旨矣六律即黃鍾而下五聲即宮商而下八音即金石而下以  
 律和五聲而播之於八音以為樂所以察治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  
 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  
 者又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所以作樂者在於五言五言即詩  
 之合於五聲者經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謠諷詠納  
 之於上出五言者以君之廢歌而達之於下以此五言而見之於六律五



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逃矣。如季札觀樂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審其治忽之機者。尚臣之責也。凡此其為明聽。即朕耳目之司。所欲者在君而所以所冀為明聽者。則在其臣。此又當如乾始萬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冀為明聽者。雖在其臣。使是四者而不出於君之所欲。則臣雖欲冀為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民。宣力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於功成治定之餘。故也。胡士行詳解帝曰。臣作朕股足。朕于耳目。鄰之喻高命之美。帝心未已也。又中以股肱耳目之喻。蓋心所欲為。股肱耳目不待命令而應。又切於鄰也。予欲左右扶侍有民。汝翼輔此作股之事也。予能左右扶翼。予欲宣布治功。力四方。汝為代君為之。此作股之事也。奔走四方。待力乃至。予欲觀古人黃帝先時。去水。裳而下。治之象。衣裳。皆練以物。象德日月星辰。三者。象其照臨。山象其靜。而能與雲。故兩龍。象其變化。無方。華蟲。雜象其文。作會。增上水。六章。以米色。增直宗彝。安廟。尊彝。為虎。雉之狀。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象其有文。火。象其炎上。成物。粉。象其潔白。米。象其養人。黼。白黑相半。象其能斷。黻。兩己相配。象其辨善惡。以青。白。練。刺。緝。刺。緝。下水。六章。以緝。緝。之以。川。五。米。五。米。水。色。章。明。施。用。于。於。增。上。五。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色作五色。絳。作服。汝明。視。虞五服。天子十二章。上衣六。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下裳六。藻。火。粉。米。黼。黻。孔氏說。諸侯八章。龍至黻。卿六章。藻至黻。大夫四章。藻。火。粉。米。士二章。藻。火。鄭氏說。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而下。周五服。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而已。公九章。象冕以龍名。龍首卷然。上衣五。龍。山。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侯伯七章。象冕以華蟲名。鷩。雉也。上衣三。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子男五章。象冕以宗彝名。雉。虎。雖。狀。毛。淺。亂。上衣三。宗彝。為。虎。雉。狀。藻。粉。米。下裳二。黼。黻。孤三章。希。冕。上衣一。粉。米。下裳二。黼。黻。卿大夫玄。冕。水。無。文。裳。刺。黻。此作目之事也。鄭云。以宗彝為下裳第一章。而粉米為一章。詩。孔云。細葛也。鄭云。讀為商。鉄。而。天。反。也。鉄。以。為。纁。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象。政。治。忽。亂。以。出。納。五。言。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聽。此。作。耳。之。事。也。詩。言。志。歌。水。言。聲。依。水。律。和。聲。八。音。克。諧。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舜。欲。審。樂。以。知。政。也。納。採。民。詩。也。出。納。之。樂。遂。以。教。民。也。觀。其。言。合。於。五。德。則。治。不。合。則。忽。也。云。次。君。之。言。指。之。象。為。出。採。民。之。言。指。之。樂。為。納。五。言。使。合。於。言。商。角。徵。羽。之。五。音。也。欲。者。手。之。心。也。冀。為。明。聽。所。以。從。予。欲。者。汝。也。此。猶。股。肱。

永樂大典

耳目之從心所欲也。陳大猷集傳帝曰：臣作朕朕耳目。玉篇曰：朕，體也。補曰：朕，體也。東陽馬氏曰：帝聞為之命，謂臣鄰之責猶未為盡。君猶心也。無為而居中，臣實為之。朕，朕耳目。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為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為而用天下，臣有為而為天下用。王氏曰：下文法翼，汝為，作朕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予欲左右有民，王汝為。愚曰：翼為翼也，輔而起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然不能自致，汝當翼之，翼即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立事功於天下，然不能自為，汝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象，王汝明。葉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像物以作服者舊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為服。王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本，以星辰為紀，故以日月星辰為首。孫氏曰：日月星，取其明照也。山取其靜而仁，龍取其變化。孔氏曰：華蟲，雉也。新去王氏曰：雉有五色，華蟲，取其華也。凡鳥為謂之羽蟲。唐孔氏曰：此六者畫之於上衣。新去王氏曰：衣，衣也。愚曰：畫而為之，故曰作會。王氏曰：宗彝，宗廟尊彝也。事宗廟之常器，所以表孝或曰：宗彝，所以取其敬。藻，水草也。以其清潔而可薦羞。火，以其明足以燭物而烹治。唐孔氏曰：此六者繡之於下裳。新去王氏曰：裳，裳也。繡，亦色也。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天子服凡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數也。愚曰：朱，華采之物也。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土之類也。彰，施施其采而彰之。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孫夫曰：周禮司服，並見五采。王氏曰：鄭氏曰：並見會通。水，嘉斯氏曰：見教文，言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王汝聽。孫氏曰：愚者，愚而不治也。愚曰：治，息自上之所施者言之。治，亂自下之所形者言之。孔氏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天下治忽。吳氏曰：律，音出於民之詠歌。詠歌出於民之衷樂，故可以察治忽。李氏之觀樂，並以此。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愚曰：五德之言，謂詩詠之合於五常者也。東陽馬氏曰：土者在入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樂為五聲，言之合於此五者為五言。愚曰：出，謂以樂而播詩歌於下，如闕非用之，如人用之，即謂是也。納，謂以樂而興詩歌於上，如今天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或曰：闕，六律聲音，而可以察治忽者，是以詩歌之出入皆播於樂，故也。樂記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操此曰音，單出曰聲。愚曰：此音總樂音言之。八音指八物之音言之，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愚曰：此以樂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之所形見者古也。是故志微嗷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自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愚曰：此以樂之所感召者古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大業中，始行新樂，為實常聽大常所奏樂法然。愚曰：樂聲法屬而長，天下不火，將盡，時曰：海全，感則者皆謂不然。其後，亦驗樂可以家治，若如此，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觀政，以制治於未亂也。

愚曰：弁以臣鄰命焉，見君臣之志勢，雖以作肢肱耳目命焉，見君臣之志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肢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莫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也。樂氏曰：見言釋題。舜氏曰：見時享宜古，大州陳大猷，或問或問，呂氏說，臣作肢肱耳目，謂君臣相頌為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頌為一體，則君猶木，免自作一半，語意未瑩，不若禹氏謂君無為而臣有為者之為明淨也。或問：婦嬪鄭讀為膏當矣，復附孔說傳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有所傳故存之。樂氏曰：禮於婦嬪者不入公門，自問之文，而古則婦嬪所貴，然孔子以此見，徐於麻是則，昔曰：有精於絲織者矣。或問：樂之所以為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悲則有悲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咆哮之戚也。理動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着，欲掩而不可得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欣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嗚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為實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實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實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實常為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為無補矣。古人修德以為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嘗偏廢。是則通本末之論也。范純仁集高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為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獨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為曰俞帝曰臣作朕朕耳目 臣某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人君不  
 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  
 應之然後可以明享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齊之再言  
 而喻以手足耳目也林光朝艾軒集于欲觀古人之義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古文尚書及許氏說文藻火粉繡以  
 繡為藻以粉繡為粉米皆後欲其義易通耳黼則以為斧黻則不知為何  
 物第曰兩已相背而已每章皆為一物可以指狀獨於黻則存其義而傳  
 習者曾不以為疑何也粉繡黻當各為一物更秦人滅學而天子用約  
 衣故其制不可知也藻當為玉環之環環圓物也意其為環之狀而以火  
 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環火為一物乎考工  
 記為先秦古書畫績之事有所本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宗彝  
 謂虎彝雉彝以虎雉為一章故指宗彝以見虎雉實不當取宗彝之義左  
 氏傳三辰旗旂昭其明也周人以三辰寫之旂常而以九章作服又登龍  
 於山登大於宗彝宗彝謂龍而下九章衣者卷也蓋取龍之象驚冕謂華  
 蟲而下七章也龜則毛物謂虎雉而下五章也孔安國以宗彝不在十二  
 章之數則周人不應有龜冕也希冕謂粉繡黻皆從黻同謂之希冕陸

象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三

德明希與荷同蓋有所由來也希冕三章自繡而下粉繡不從荷則周人  
 三章之冕何以謂之希冕以一章為元冕章至此為甚微第指其衣之色  
 云爾仁山金履祥表註資助上兼資臣鄰此獨資為肱左右導之也導德  
 齊禮所以扶人心之中股宣力行之也布德行政所以周天下之勢日制  
 禮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以稱用德耳作樂作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  
 民風方時發索至于欲觀古人之象且黼黻絺繡 易曰黃帝先弊無衣  
 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衣服之制尚矣又曰古之作服者尚乎象由  
 日月而至於華蟲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陽故在衣而作繪由宗彝而至於  
 黼黻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陰故在裳而絺繡傳曰制禮尚物十二以為天  
 下之大數則十二者所以象天之數而章有十二焉衣之與裳各六者分  
 陰分陽之義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體以星辰為紀  
 唯天子為能備天道故備十二章由仰而下降故以兩則各有差焉 日  
 月星辰前已言之詳矣 且氣者物之所生物之所成以靜為體無為而  
 物生焉者山人君之顯仁似之故以象仁之體利澤物善養人升降自如  
 不見制蓄以動為用有為而物莫測者龍人君之威用似之故以象仁之  
 用蟲之類不一大者寡而勝物小者衆而物勝焉曰華蟲則雖而已雖之

為物交有時別有倫以方言之則南而南者文明之地以時言之則夏而夏者文明之時禮以節為體以文為用故華蟲以象禮 彝有六為雜彝為彝用之於春初夏禴牛彝黃彝用之於秋嘗冬烝虎彝雉彝用之於連享朝享別而言之如此合而言之皆所以事宗廟之常器而此所謂宗彝者即宗廟虎雉之彝也虎取其義惟義為能制節雉取其智惟智為能防患既有以節制又有以防患然後宗廟可保常器可用恒垂以是而酌鬼神以是而求然則宗彝者宜非所以象孝敬藻水草也自潔如藻故其柔順清潔可以薦羞火之為物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故昭明齊遠可以烹治為薦羞治則又所以致其孝也別穀為未以養人粉之然後利散而均故粉未以養人為義也白黑為黼白與黑西北之色而天事武也黼有斧之用故主斷為人君制天下之義則斷者所以決百事而制猶豫故黼以象其能斷也青黑為黻青與黑東北之色冬與春相辨於此平在朔易也黻兩已相背故為辨為善善而與之惡惡而去之善惡有別而不相雜故黻以象其能辨也 形而上者莫非道故在衣以象天而色玄至於繪則又因自然之米而用工略形而下者莫非事故在裳以象地而色纁至於繡則染絲為之而用工繁縟鄭氏讀為黼黻縵所缺也孔氏以為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六十八

二十

葛之精者為絺考之典禮六冕未有用絺者先儒因謂夏月染絺為練而繡之暑用絺以祭非所以致欽且衣不用絺而裳用之豈理也哉薛書昔之古衮冕者衮衣而冕則其言麻冕者麻衣而冕也至後世純衣而冕故曰純冕衣用麻則知裳為葛矣絺者葛之精者也故言絺繡則絺為裳而繡也 日月以運之星辰以紀之則與於天道矣其施之於人也則以仁為尚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衣之序如此宗彝藻所以致孝於宗廟矣其思以及人也則以均為利然養人而已無以制之非所謂知柔知剛矣而用斷不可無辨裳之序如此辨物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則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而聖人之能成矣舜之服十二章至周之時登三辰於旂而登龍於山作服九章而已言於是時其為王也純於天道則志之而已 衮冕則九章公所服也而王亦服焉鷩冕則七章之服蓋自華蟲而下故謂之鷩焉鷩冕則五章之服蓋自虎雉而下故謂之鷩焉希冕則三章之服蓋其章粉米而已故謂之希玄冕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稱衣之玄焉凡六冕之服其衣皆玄其裳皆纁德成而上事成而下之意以玄為德則非所以接事也 日月聖人之道猶日中 若日



#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上下而已明則政其察焉故觀其象者舜之欲也而明其象者禹之任也  
冬官王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為獸蛇雜四時五  
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息 自黃鐘終於無射而為陽聲自大呂終於夾鐘而為陰聲則六律  
者樂之所由本也在傳有之黃鐘以生之此之謂夫高下厚薄之屬所制  
則有齊遠四侈弁之屬所容則有量則六律者樂之所由和也在經有之  
律和聲此之謂夫指宮而生徵益徵而生商損商而生羽益羽而生角而  
皆畢出焉所謂五聲也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質之以瓦節  
之以鼓而皆成方焉所謂八音也既以六律為之本又以六律為之和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於是乎成矣周官所謂以六律五聲八音大  
合樂者此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聲以知音審  
音以知政而治息可察矣 六律合乎天地陰陽五聲闡乎君臣事物而  
音之起又因人心生焉治息豈能逃乎此哉於以察之較然見矣 律呂  
不易無奸事也商風不競必無功也聞六律而可以察治息者如此其哀  
心感者其聲嗶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聞五聲而可以察治息者  
如此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聞八音而可以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六

三

察治息者如此 聞周庭之和鳴則其時之太平可知矣聞養假之和平  
則其人之夷悍可知矣若乃鼓鐘淮水之上黍間濮上之音於斯時也又  
何如哉季札請觀周樂聞歌周南則知其勃而不怨聞歌邯鄲則知其憂  
而不困為之歌鄭則知其民弗堪為之歌陳則知其不能久夫歌之於當  
年而聞之於後世尚足以知其治息矧夫象其政以作樂由其樂以攷政  
靡不知之矣六律之數不可勝窮也五聲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舜之所  
以在治息豈特恃其區區之耳力哉仰聽於禹而已 聞堂上之樂則知  
宋廟朝廷之治也聞堂下之樂則知為獸萬物之治也聞蕭韶九成則知  
治之大成也琴音調而天下治 國語曰政象樂 樂記既見身通周官  
曰息息兼政息者亂之端聖人防微杜漸制治于未亂故察息而恐無度  
六律所以攷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  
凶 詔之作也孔子聞於齊而三月忘肉味季子聞於魯而知威德茂以  
加則其治可知矣 以出納五言 意作而音必為之繼氣動而聲必為  
之隨是言於感觸之後所不能忘也人之嘖嘖以通我之默然以聞是言  
於交際之間所不可去也蓋君之好惡得以下達者必由是言以出民之  
利病得以上達者必由是言以納然言之變無窮其數不過乎五而已五

行往來乎天地之間一奇一耦其成之皆五焉五者天數之中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起於一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或紀為五星或列為五方或彰為五色以至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無不具焉况人資五行之秀氣以有生稟五行之成性以致用關而為五事動而為五情辨而為五聲者而為五味則五行固已寓乎其間矣及其發而為言豈能逃乎五數哉情有上下之間不可以不通於是推人之言而寓之於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故本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出五言以教于下者是樂也納五言以復于上者亦是樂也然後情於此通得以除其壅蔽焉嘗試推之仁之言播於商義之言播於商禮之言播於徵智之言播於羽信之言播於宮及其言之善利而濟物所以得水之一也言之明辨而察物所以得火之二也言之柔從而順物所以得木之三也言之斷制而成物所以得金之四也言之調緩而和物所以得土之五也五言謂之當物者幾是夫 言所以喻物也亦所以命物也則言固欲如事物而已苟或兩而為詞工而為詞既不足以當物又失五行自然之理矣即聲詩之作而播之於樂為小用之鄉人大用之邦國宣志慮之美遠頌聲之和無或廢絕而不通以樂出五言者不外乎此即歌詠之聲而陳之於詩為主文而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三十六

不質誦諫而不正政有賦否上得以周知俗有厚薄上得以偏察無或壅蔽而不通以樂納五言者不外於此 通上下之情責乎言也久矣夫豈一端而已哉情之所形雖該於聲音而不逃乎數數之所變雖極於錯綜而不過乎五由此五言如彼事物其出也其納也上下之情有不自是而通乎君臣異勢不啻霄壤堂陛之相遠也上之德意志慮所持以達乎下下之美剝利病所持以通乎上者以出納有言而已道立於兩成於三具於五五者天下之中數也言心聲也有心斯有數言情動也有動斯有變麗於有數者變雖無窮詎能逃於中數哉 天一在臟而為智天五在胃而為信即肝而木仁端見焉即脾而金義端形焉即心而火而禮之端兆焉彼其本於中駁而存者曾不離乎五行以是交物其有不當乎物者哉其清揚也吾知其得之水其辨察也吾知其得之火動而散則木所屬也殺而入則金所屬也其重遲而緩又屬於土惟其當物者如此故受聲而出有高下清濁斯當乎五聲情動而形有喜怒哀樂斯當乎五情直已而陳有仁義禮智信斯當乎五德抑揚開闔雖散殊之變不可勝窮其應事物也莫不適當凡事初不外乎五行故也 茲樂也而終始不外乎五行五行出於道宜齊不以命變而命之焉



黃鎮成通考予欲觀古人之象 蔡氏曰 見會運

衣之六章

其序曰 上而下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 取其變也  
華蟲 堆取其文也

繪之於衣

宗彝

虎雉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養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

為兩己相背 取其辨也

繡之於裳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裳之六章

其序曰 下而上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周禮司服注云 見正義

袞冕九章

以龍為首 言龍首 卷然 以袞為名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鷩冕七章

以雉為首 華蟲即鷩雉也

裳 藻 粉米 黼 黻

毳冕五章

以虎雉為首 虎雉毛 淺處是亂毛 故名之

衣 宗彝 藻 粉米

希冕三章

刺粉米無畫也 希又作緝

裳 黼 黻

玄冕一章

衣無文 裳刺黻而已

裳 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緋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又公之服自衾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自公之衾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雉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雉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散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雉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火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

永樂大典卷之萬四百二十八

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緝衾冕禮記稱天子龍衾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衾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冕毳毛物毛物虎雉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袞以象天則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藻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為繡葛之精者為緋孔穎達中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緋繡而繡之以為祭服後代無用緋者此說是也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祭三辰於旗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祭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為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



者非一條大約皆闢立君臣父子之倫義成定治教綱常之典法後世義理既備讀書有不見古事往往反不知聖人開創建立之功此亦學者之所當知也昔君臣之名肇於天地定位之初然以大傳考之所謂君臣者止於尊卑貴賤之辨而已自堯舜氏作而君臣始有職分至於深見臣道所係之甚重合君臣為一體而創立古今未有之義則不惟前此未有雖典謨之書亦未有深切著明如此一條者也夫昔謂之天尊地卑而今以為臣哉鄰哉則舜固已合尊卑元絕之分而有相親相比之意矣然而猶有間也君臣之際有間可容則心不同德不一故舜又推而上之亦為必作朕耳目股肱而後可夫極天下之所不易損抑以與人共者人身自有之智力聰明也今欲左右有民而曰汝翼是扶世導民之事太平在人矣欲宣力四方而曰汝為是綱條法度之所由行一切在人矣繪於衣飾於器者猶曰必待人而明則是凡見於假象以昭德取義以明民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三十八

屬託於人解於夫臨制之權由後二者而推委於下義於虧聽察之明然使實見君道如堯舜者觀之則以為無汝翼汝為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智力欲為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之事恐必有裨補不及壅闕不行之處無汝明汝聽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聰明欲使被於身者見之無不達其義入於耳者施之無不協於事不惟高而無本亦恐虛而難行雖聖人亦不敢以此自許矣惟舜盡力於兢兢者既知君道之所以難而高以八年周行閱歷之久深知天下者決非一智獨力之所能辦故能相與演發其義而成就此論蓋前乎堯舜者此論未立君臣有其分而不能備其義後乎堯舜者此論既立得其義者不害其為分然後治道立化功成王道不至有元絕之患而臣道得以成代終之功此古人所以謂之共謀而其事其義所以至今不能易也吳澂纂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此帝言所資於臣之事朕足解朕手膺左右有民謂內治畿甸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也莫如禹禹謂在身兩旁夫持履護宣力四方謂外諸侯輸志意布德化救災患也禹職名狹屬有力便捷効使令趨事功者似之黃帝始制衣裳古人蓋謂黃帝象謂肖其形狀星辰凡經星布列周十二辰者皆是此謂心宿三星名為大辰者也華蟲有文華之羽蟲雉也會與繪同

畫也。宗彝宗廟威儀之尊名曰彝。周有六彝。虎彝。犀彝。為上。藻。水中聚藻。粉米。白粉。黼。黻。黼為斧形。君白身黑。黻兩弓相背。青黑。練。練。讀為黼。刺繡也。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作為繪畫於上衣。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有為繡紋於下裳。米五色之物。蘇。砂。粉。墨。雌。黃。之屬。繪則以五采。澤之於華。繡則以五采。染之於練。彰施彰顯而施用之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明謂察其物象米色之合法也。七始詠。孔氏傳作在治患。文記引書作未始。謂惟漢書律曆志引書作七始詠。今從之。七始。國語謂之七均。蓋六陽律六陰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管之中用其五為五聲。然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矣。角又隔八下生。其律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則羽聲距正宮。雖隔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矣。變宮又隔八上生。其律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則角聲距正徵。雖隔二律。而距變徵。止。間一律矣。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兩均相和而勻。謂之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先有六律。然後可定五聲。宮徵。正。變。二。變。非。正。聲。故。止。曰五聲也。五聲定。則彼之八音之器。而奏七始之均。詠歌也。八音之外有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二十八

人聲也。人聲之精者為言。五言。唇齒舌牙喉之音。為言。各不同也。或曰五方之言也。樂工審於聲音。故亦能辨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審其聲。律音謂之中倫也。帝欲左右而臣贊之作。肱也。帝欲宣力而臣為之作。股也。帝所欲觀而臣明之作。目也。帝所欲聞而臣聽之作。耳也。有民。蓋。后。後。司。徒。所。職。四。方。蓋。四。岳。十。二。牧。所。職。服。色。蓋。典。禮。所。職。聲。音。蓋。典。樂。所。職。翼。為。明。聽。皆。曰。汝。者。為。與。群。臣。咸。在。而。為。作。揆。兼。總。眾。職。也。許。謙。叢。說。股。肱。耳。目。應。翼。為。明。聽。輔。翼。以。肱。言。為。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聽。以。耳。言。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犀。各。居。其。一。虎。取。其。義。犀。取。其。智。會。彝。於。衣。則。取。其。孝。也。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兩。彝。謀。五。服。與。五。刑。對。言。主。於。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蓋。禮。十。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既。見。通。方。蓋。王。之。三。公。卿。大。夫。曰。出。封。如。一。等。則。在。王。朝。為。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鷩。冕。大。夫。鷩。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

鄭氏所言周升三辰於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臆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概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  
衮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縹旒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 絺字古注初其又葛之精者疏讀為蒿缺也荷衣凡及絺  
五等及縹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縹為裳而以綠缺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為尊裳則黼黻為尊也林見正義書釋題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王汝為 陳氏曰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股肱耳目所以運動視聽而心則治股肱耳目而已  
石林葉氏曰因民性之所以輔其自然使不失其所安者左右有民也故言汝翼推吾所建立作而行之以達於天下者宜力四方也故言汝為林氏曰見拙齋本解于欲聞六律五聲八音王汝聽 石林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二十八

无

雖聲也本於詩之所韻則為五言文之於音則為出採之於下則為納所以察治忠者皆本於此故言汝聽 蘇氏曰五言詩也以諷諫之言寄之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謂之五言 陳氏曰謂詩有官商角徵羽之聲張氏曰出五言者上之意有以宣於下納五言者下之情有以達于上先王以謂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出五言必以樂奏之納五言必以樂合之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有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 林氏曰見拙齋本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義則問際而古以下五見晦本言義 纂註新去陳氏曰且當為我之身非但為君以其君親近也吳氏曰五言不可被之弦歌者出之其可者則納之 王氏曰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殺掌阻飢非治奸究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愛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焉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 王氏曰見集傳 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鄭氏曰見義文 言說 陳氏大戴曰見集傳 蘇氏葉氏曰見書釋題 呂氏曰並見集傳 虞預見音釋陳樂纂疏 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

#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也。作服禮之大者。六律聲音樂之大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來。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興禮樂。國有次第也。格錄。見時春言說。北次。見孔傳。唐孔。次。見止。是。陳。次。見。休。經。詳。解。鄭。八。四。見。教。文。言。說。陳。次。大。賦。四。見。其。傳。或。曰。見。其。傳。上。八。四。見。其。傳。案。六。四。見。言。解。融。堂。錢。時。言。解。帝。曰。吁。臣。哉。鄰。哉。王。汝。聽。為。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曰。吁。乃。有。不。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有。類。於。臣。者。為。重。故。也。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四。而。繼。之。以。汝。其。汝。為。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王。元。經。讀。言。管。見。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以。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為。治。之。大。要。也。帝。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是。象。乃。做。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蓋。象。字。不。可。為。句。斷。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便。以。為。樂。律。有。長。短。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乎。此。以。觀。其。果。治。世。之。音。聲。抑。亂。世。之。音。聲。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曲。諧。而。成。樂。矣。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三十

猶令人彈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王元經主意。臣作朕股肱耳目。王汝聽。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為者。皆臣職之所當為者也。故奔資為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為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為。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其汝為。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眾職。任之大臣而已。君逸於上。管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來履。皆為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塊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王汝聽。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夫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致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備詩歌。皆汝之責也。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強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為之聽審也。鄭悅道斷。

法樂有六律而復被之五聲有五聲而後播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故  
 察樂聲者可以知治亂也詩歌備於五聲而達乎上下古者陳詩以觀民  
 風故出納人聲者可以知邪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出納五言以協於五  
 聲則治亂可察律呂可得聞矣子欲聞而汝司聽蓋齊之所望於大臣者  
 如此齊典中始於詩言志而後及於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先諧理五如  
 此但未言納五言陳雅言書經卓躍此齊命為以作耳之事載汝聽一句  
 夫六律五聲八音樂也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聲音之道與政通如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間六律五聲八音  
 可以知政之治忽也然作樂之本必本在於五言五言者即詩言志歌永  
 言者也受君之言於上謂之出五言珠氏之言於下謂之納五言以出納  
 之言而播之於樂言有得失則樂有和否樂有和否則政之治忽可於是  
 而知此子之所欲聞而汝之所當聽也子汝之稱忘其尊卑之分聽聞之  
 語切乎心耳之間此即愛之所掌而命伯禹總之也劉竹坪作此一篇以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一句作沈沈下以出納五言汝聽二句亦  
 著實說為說如此亦明白律經是王充耘書經致問齊命愛教育子曰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他日命禹曰子欲聞六

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二十八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一則叙言與聲在律音之先一則  
 叙言與聲在律音之後何歟此山趙友聞上意冕祭服之冠也上衣下裳  
 之制果何所本歟或為十二章或為九章其物象儀等可得聞其詳歟先  
 儒援周制衣冕鷩冕毳冕之服以釋有虞之制果何所似歟不知五冕為  
 王者之服歟抑公卿以下之服皆在其中歟敢問 益稷蔡云易曰黃帝  
 先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  
 堯舜也 又曰周制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 考索云古者合三  
 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  
 數 又云司服掌王之衣服祀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事  
 先王則衣冕大裘其不裘示質也其衣水同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  
 也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祀  
 非之非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之希以共車少故也即代以希為非祭  
 小祀則玄冕其水玄而無文案載而已公之服則衮冕而下侯伯之服鷩  
 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士之服龍納言變典樂則固各有其職矣觀其曰子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以典樂而兼納言之任得不



為其位者乎。素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攝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賦，則為五言。劉鑄書義：予欲觀古人之象，王汝明：聖人於章服之制，必上有以稽古人之法，而下有以資大臣之能也。夫以大臣輔君為治之道，惟視夫君心之所樂者，而加之意焉。有虞聖人當其治定功成之時，而奉奉於嚴禮制度之事，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而必資大臣以討論之，是故上衣下裳之制，總而言之，則十有二章之殊分而言之，則有繪畫絺繡之別何者？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於上衣者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於下裳者也。然其彰施之具，必有賴於五色，而後成，噫，非大臣能盡稽古之力，則何以審其制度之所宜，而上副君心之所托哉？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見於益稷之書，嘗謂鴻荒之世，風氣未開，而君民之俗，不過衣羽毛而已耳。居巢穴而已耳。有聖人者作，然後上衣下裳之制，蓋有取於乾坤之象焉。然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之體，固已截然，而有一定之分矣。然則君臣之等威，豈可一日而不講乎？故上則假象於天下，則假物於地，與夫鳥獸草木之質，咸被於聖人之一身，蓋所以示其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天下莫能加也。此其所係之重，豈曰細故而已哉？且夫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

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上衣之所飾也。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此下裳之所飾也。十有二章之名物不同，而其繪畫絺繡亦由是而別焉。六者繪於衣，六者繡於裳，大抵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聲色臭味之殊，青黃赤白黑，五者五行之正色也。繡之以五采，施之以五色，使之秩然而有序，粲然而有文，而乾坤上下之制，於是乎定矣。夫唯唐虞之時，命官為治，廟堂之上，都兪吁咈，聖人不以一己之是用，而必於古人之是稽，不以一心獨斷，而必於大臣之是任，凡所以為治之道，莫不由是而基之。此無他，前聖之所為，固後聖之所取法，而大臣之一心，所以輔成君德而贊襄聖治者也。由是觀之前聖後聖，曠百代相參者，皆不外乎此心之用，而君明臣良，極千載而相遇者，亦不外乎此心之同也。唐虞太和之治，吾於此而見之，自時厥後，三代之制作，雖有不同，而其等威上下之分，則亘萬世而不可易也。是故日月星辰畫於旂常，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而公侯伯子男，皆自七章，五章而為之，降殺焉。是蓋帝王損益文質之用，而孔子所謂商因於夏，周因於商，雖百世可知者，此之謂也。因併述之，劉震書義：聖人欲備夫製服之儀，必資臣以昭夫製服之等，蓋上衣下裳之制，所以別尊卑而明等級也。

故舜之命禹也。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會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此聖人所以備夫製服之儀也。然衣服也。尊卑必有等。隆殺必有數。予雖欲觀之。而非爾臣明之。孰能得其制。而有辨哉。此製服之等法之所當明也。舜則欲觀象以備其文。禹則能定制以昭其別。此有虞之朝。所以制度明而民制定歟。書曰。云云。如此。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蓋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古聖人直直以是為觀美哉。蓋所以尊嚴等威。辨別貴賤。備衆禮而昭儀物。彼有取爾也。蓋天地之數成於十二。故觀象之服亦以十二焉。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而畫六者於上衣。而衣之取義者如此。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為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而繡六者於下裳。而裳之取義者如此。上衣下裳。其象既定。則舜之欲觀考於古人之制作者。在是矣。雖然。欲觀之者。舜也。能明之者。禹也。所謂明者。非徒以文采昭著於儀表之間而已也。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而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與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者。各有其數。一珠其等。一毫不可借差。一制不容紊亂。夫然後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所謂明也。有虞之制。雖不可得而盡考。而其義固可得而知矣。舜之有資於禹也如此。禹其可以不任其責哉。嗟夫。風氣日開。汙尊不可以易瑚璉之器。禮文日著。推輪不可以更大輅之車。使上下之間。井然無復禮儀之修飾。吾恐慢易廢弛。民心無復隄防之設。而天下不可得而治矣。此舜於作服之制。不得不命禹以明之也。雖然。周禮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視有虞之制。又不同何也。蓋聖人制禮。因時損益。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無非所以昭儀文之著耳。要必有舜禹君臣作於千載之下。以明之。陳復陽課義予欲聞六律五聲。玉汝聽。聲樂之道。與政通。察音樂以協人聲。則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夫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人言之協於五聲者。又制樂之本也。是故察音樂之和。以協人聲之和。播之樂章。自上而出。下。采之民風。自下而納。上。夫人聲既和。則音樂必和。政治之得於斯。可見。苟惟不然。治失其道。聲樂獨安得而和哉。爾臣不可不聽於聽。而精審之也。昔者帝舜命其臣以審音察治之道。謂夫樂有六律。所以和聲。而五聲乃所以節八音者也。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而樂成矣。夫樂之道。乃政治之所由關。故治世

水樂齋卷二萬四百二十八

故舜之命禹也。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會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此聖人所以備夫製服之儀也。然衣服也。尊卑必有等。隆殺必有數。予雖欲觀之。而非爾臣明之。孰能得其制。而有辨哉。此製服之等法之所當明也。舜則欲觀象以備其文。禹則能定制以昭其別。此有虞之朝。所以制度明而民制定歟。書曰。云云。如此。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蓋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古聖人直直以是為觀美哉。蓋所以尊嚴等威。辨別貴賤。備衆禮而昭儀物。彼有取爾也。蓋天地之數成於十二。故觀象之服亦以十二焉。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而畫六者於上衣。而衣之取義者如此。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為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而繡六者於下裳。而裳之取義者如此。上衣下裳。其象既定。則舜之欲觀考於古人之制作者。在是矣。雖然。欲觀之者。舜也。能明之者。禹也。所謂明者。非徒以文采昭著於儀表之間而已也。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而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與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者。各有其數。一珠其等。一毫不可借差。一制不容紊亂。夫然後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所謂明也。有虞之制。雖不可得而盡考。而其義固可得而知矣。舜之有資於禹也如此。禹其可以不任其責哉。嗟夫。風氣日開。汙尊不可以易瑚璉之器。禮文日著。推輪不可以更大輅之車。使上下之間。井然無復禮儀之修飾。吾恐慢易廢弛。民心無復隄防之設。而天下不可得而治矣。此舜於作服之制。不得不命禹以明之也。雖然。周禮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視有虞之制。又不同何也。蓋聖人制禮。因時損益。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無非所以昭儀文之著耳。要必有舜禹君臣作於千載之下。以明之。陳復陽課義予欲聞六律五聲。玉汝聽。聲樂之道。與政通。察音樂以協人聲。則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夫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人言之協於五聲者。又制樂之本也。是故察音樂之和。以協人聲之和。播之樂章。自上而出。下。采之民風。自下而納。上。夫人聲既和。則音樂必和。政治之得於斯。可見。苟惟不然。治失其道。聲樂獨安得而和哉。爾臣不可不聽於聽。而精審之也。昔者帝舜命其臣以審音察治之道。謂夫樂有六律。所以和聲。而五聲乃所以節八音者也。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而樂成矣。夫樂之道。乃政治之所由關。故治世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音果安矣樂矣。其政豈有不和者乎。果怨矣怒矣。其政豈有不乖者乎。是則察治息之道。必以是為驗也。雖然。音樂之起。本乎人聲。故詩所以言志。歌所以永言。聲則依水律。則和聲。所謂五言者。詩歌之備於五聲者也。詩出乎志。樂本乎詩。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大抵詩之美。則因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夫政治成。則頌聲溢。非過美也。人情也。政治廢。則怨刺興。非過貶也。亦人情也。是以古者審音樂以察治息。尤必在於出納五言也。若夫出之云者。出詩而播之樂章。是猶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夫時而禮之者。是也。納之云者。采詩而納之於上。是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者。是也。自上達下。人君之政教無不傳。自下達上。民俗之治亂無不聞。如是。則人聲和而樂聲和。治功可見。其著矣。否則人聲不和而樂聲亦從而和。則治功可見。其隱矣。是知帝舜奉於命。兩臣審音。知政必欲其聽以聽之。所以盡其精察之意也。然則舜之樂。則盡善盡美。舜之治。則垂拱無為。九功叙而九叙歌。尚矣。有治息之可察哉。然而聖人未嘗自謂吾治已足。而其究極聲樂之要。所以垂後世察治之法也。嗚呼。於此可見聖人圖治無窮之盛心也。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陳以勳

學士 臣 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 臣 呂 美

書寫儒士 臣 白壽暉

閱賬監生 臣 秦水華

臣 包漸林